

探案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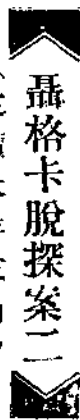
耳
格
卡
脫

有正書局印行

[illegible]

● 行發局書正有海上 ●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再版



(定價大洋三角)

編譯者 小林 社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有正書局印刷所
三百〇九號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北京前門外
正書局

分發行所
英領事館
江蘇
蘇州府
有正分局

南漢鎮杭天北京上海
昌口江州津京海
開奉蘇廣南廣西平
封天州州京門街

版權所有

小本	大本	小本	小本	小本	小本
悲劇祖國	俠錦帳客傳	鏡台寫影	六號室	黑衣孃	草蔻葩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角	一角六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四分	四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之二

吳門吳子才譯意

雙生案

一 見屍

時六月。聶格卡脫靜處私室中。口雪茄。手書冊。藉以消暑遣悶。馴若羊。猛如虎。實其所秉之性。嘗自詡能隨機變。飲食不擇美惡。奇珍異味。粗劣饅首。皆可適口。當其偵探秘密要案。於數禮拜中。無二三句鐘之休息。彼輩能於重要之件。滙聚精神。用於一旦。及其成功也。乃恣意養安。以待來事。噫。斯固天賦之奇能也。是日傍午。聶格卡脫倦欲臥。仰憩搖椅。突聞電話鈴聲甚急。遽拋手中書。躍自坐。以耳按聽筒。聞曰。余乃警察總署總捕長也。急欲請君臨我一見。聶格卡脫遙答之曰。諾。遂置聽筒。倦頓忘。轉身入臥室。更衣捉帽。趨

登快車二十分鐘內已抵警察署。驚入總捕長房。總捕長法克司年四十許。體肥胖。迎之入。扃其門。謂曰。余有要案欲語君。聶格卡脫淡然曰。誠有否。請詳以告。法克司審無人。遂曰。乃一離奇之失案也。此案非尋常比。尋常之案。本署日有數起。均可下手測也。獨此案。幾莫能解。聶格卡脫徐言曰。是一禮拜前。某銀行主女失蹤。乎其女之名。非短音。D.M.乎。法克司自坐躍起。趨謂聶格卡脫曰。爾得毋先知耶。此事甚秘密。因女之母素羸弱。此耗一入耳。無生理。固不堪其憂也。又懼報館知之而刊登。故加意隄防。而不使知。試問君何由知。聶格卡脫點首不語。法克司曰。女母現居於海得蘭鄉。索新聞讀。倘此事一經刊登。則難隱使勿知。卡脫復冷然曰。是則必不容使彼刊登矣。請畧述其情節以告予。法克司素稔卡脫性情。凡辦一事。必詳究其實。且引繩批根。旁及他端。卡脫才識本卓絕。名遠馳。爲衆心所喜。自願傾吐一切。卡

脫乃問曰。其失在何時。係何處。曰。時在前禮拜今日之下午。適從父屋外出也。卡脫曰。其的名何。曰。土蘭梅美林。其父之名。即土蘭梅洛及克爲畢耳街之銀行主。美林年二十。身中姿頗美。卡脫曰。有情人乎。曰。余知其出與人酬酢。僅二年於茲。當有善友。然余未知情人之果有否也。且凡女子之富於賞艷於貌。所謂情人。最難指定。蓋非合例布告後。雖有傳言。不可憑也。卡脫微笑曰。人心同一機體。初不以貧富而分畛域。是女也。抑實有意中人。富與若父埒。亦難言。法克司答曰。容或有之。然君豈意美林私奔乎。曰。非也。顧余欲知其踪跡如何耳。法克司曰。時彼方由其父屋而出。蓋欲偕其女伴。歇德慕駕雙馬車以同遊。歇德慕先已入車也。卡脫曰。歇德慕係何人。曰。美林之表親。門祚衰薄。其父母之心。願彼伴美林。藉以分享福。歇德慕畧長美林數歲。美林之出自父屋也。有僕相隨。因見自有車。傭導。乃閉門入。卡脫此時覺事。

頗奇異。法克司又曰。美林方未及車。行於旁途時。無他行人。忽有汽車迎面來。雙馬車所繫之二馬受驚而逸。卡脫遽問曰。是汽車作何色。曰綠車耳。卡脫曰。馬驚而逸。狀若何。曰時導美林之車。備急趨前馴之。然後啓車門。令美林入坐。條不見其人矣。卡脫曰。在何處。曰於旁途上。不復見彼。若爲石隙所吞者。一轉瞬間耳。卡脫曰。其車備若何。曰彼見馬車內。惟歇德慕一人。急反奔入屋中。問他僕。卡脫曰。諒彼亦未之見也。然否。曰然。彼美林並未返家。既不在車內。又不在旁途。爲問不翼而飛。世有之乎。卡脫於是起身走。蹀躞室中。若有所思。頃之。問曰。彼車備何爲。而干涉馴馬事。豈御者喚彼爲之乎。法克司曰。余未嘗問及此。惟馬有意外事。爲車備者。自應相助爲理。亦恒情。卡脫曰。噫。渠屋之對面。適當公家花園。不審近處。亦有門否。曰無之。惟園牆頗低。越而過。亦頗易易。雖然。美林決未入園。蓋彼失去時。歇德慕正注目於園。

旁之路。未見有人穿路而過也。卡脫曰。車傭舍美林而馴馬時。安知不有彼之情人。突如其來。挽美林。扳圍牆入而潛跡其中乎。法克司拂然曰。余豈不謂爾時之歇德慕正注目於園旁之路。據彼云。時見樹頂上。有二異色鳥相撲逐。凝視移神。未暇見及有他也。卡脫曰。惜哉。憶此屋附近有僻地。在路之旁。未審彼車傭亦嘗一察之乎。曰。余不知之。卡脫曰。爾曾詢之否。法克司面有慚色。曰。密斯脫卡脫爾查問余。可謂周至矣。余意爲凡涉緊要處。已備問車傭矣。余初以僻地。於案無關重要。蓋美林如果匿跡其間。必自車傭身畔而過也。是烏能哉。余故未之詢也。卡脫曰。雖然。如余者。亦須詢之。然則彼傭何名。法克司乃自袋中出記簿一。翻閱曰。章廉開探現寓第二十四街七百八十一號。卡脫遂筆之於冊。法克司又曰。彼車傭經是役後。即見斥。以其忽於護守。坐此。故其所居。乃在第二十四街也。卡脫曰。余見及之。忽聞叩門聲。

甚急。繼又聞值差警察與一人相語聲。法克司曰。即晚報總局訪事人西門也。門甫脫局。則一人已推之入。面暈紅色。背上懸掛草帽。法克司笑語曰。西門何爲。曰。余以現所擬登之最近時事一則。來與君磋商。法克司急奪其手中紙。見有載云。「路格灣飄浮女屍一具。曾有人搜其身畔。並無珍寶。想已亡失。且狀似被人謀死。投屍入海中。屍下似墜巨石。痕跡顯然。頃爲漁人所得。猶有人認識者。曰。土蘭梅美林也。」卡脫曰。所載係實事乎。曰。然。又見下文云。「頸中繞一紅絲帶甚緊。垂一端頗長。端之末。鬆如刀割。或疑此即縛石者。沉海底。與粗石相切磨。或遇他物致帶斷。故屍輕浮起。」卡脫曰。余願往觀之。而一睹此帶焉。西門曰。帶則余已覓得。蓋余來時。曾抵屍處。守屍之人頗相識。而許余截其一端。時總捕長法克司在側。咆哮曰。彼等何由擅許爾。驗屍吏當有所言。余欲以德律風傳之。卡脫止之曰。總捕長。余頗不以爲

然西門之取固不合。余以爲不若以絲帶畀余。設有詰責。余有詞以解之。法克司曰。密斯脫卡脫既言此。姑從命。乃顧謂西門曰。幸遇名探在。不然。余告驗屍吏。子其殆哉。西門若不介意。惟注目於卡脫。見卡脫收藏其紙。并取其絲帶。乃怨曰。余甚愛此。爲此式樣花紋最奇特也。欲并圖其形。列入報中。卡脫曰。爾欲圖其形乎。何必言竟。遂抽身起。告別而出。法克司與西門方愕。顧間見卡脫已身登快車而捷馳。

二 探審

正行時。卡脫故與御者言。顧坐客與御縱談塗間。駕馭偶失慎。頗易觸人。卡脫固熟審之。乃口啣雪茄。佯若無事也者。目一人低聲語曰。溪克爾能尾其後乎。溪克爲御者名。即卡脫副會其意。對曰。能少頃。卡脫曰。彼現居何所。曰在街之西。卡脫曰。諾。余見之矣。畢耳也。余出總捕署時。諒爲彼所知。爾速向

上蘭梅地駛行。母復與余言。畢耳者。著名之賊也。時六句鐘。行經花亭街。街中貿易盛。而電車往來無間斷。頗形擁擠。卡脫常注目畢耳。見其體肥胖。酷有贅力。戴灰呢軟帽。覆額際。竊竊左右顧。昔嘗被禁於星星獄。歷三年矣。得釋後。約僅二星期。時正在車前。相距止數十碼。及抵中市。人愈雜。益喧。車行頗難。溪克固善御。既出人叢。則畢耳已杳。卡脫疑莫釋。意其必有所爲也。既而竊自思。得毋彼欲察予之行動。懼其有干涉。繼又念彼初見釋。此乃第一次被睹。彼既復來。牛約克雖不免故智復萌。仍營營於爲盜。然余雅不欲以如此重案。輒疑畢耳。蓋美林身畔。珍寶雖盡失。然尙不能決其有無。而情節又非類遇盜也。卡脫意中。似尙別有所屬。殺美林者。容或他人。而非著名之賊。從未經載於一紙一報。未可料也。且卡脫與美林父。相識有年。曾爲探出被失之保險櫃。大宗銀票。悉數珠還。約值五十萬元。而窮其賊黨。乃洛及克

本旅中之一少年。實爲之魁。以故洛及克頗信任之。美林之失蹤也。卡脫固已代爲偵之。迄無蹤影。今忽聞美林被殺之耗。不禁心爲之惻。惟思緝獲其凶犯。始稍安耳。及抵士蘭梅屋。卡脫逕入登樓。進內室。但聞香氣馥郁。細視之。白花滿屋。環繞美林屍畔。不禁歎麗容若奇葩。情態類飛鳥。而一日驟罹此劇禍也。洛及克適在側。見卡脫遂屏守者。令出室。掀美林面上所覆之白綢。一手按卡脫肩。悽然曰。彼飽吸水肌膚浮腫。已不類其本來面目。然余女也。熟識之。卡脫曰。彼非常瑰珍寶乎。曰然。如金鋼鑽等項中所飾。約值二十萬元。卡脫乃注視美林之面。已而曰。驗屍官吏曾准安葬否乎。曰未也。今午來此。囑傍晚當復來。諒此時可得確耗。卡脫曰。爾能阻一切報紙不入夫人手乎。余願報館之勿登。則幸甚。然警察署與訪事員。聲氣相通。斯固難矣。噫。所佩珍寶。價值如此之多耶。洛及克吁曰。余自當如命。勿使拙荆之讀報。然

彼性固執。如求而不得。必將自往城中。任意購閱。余與彼分居久矣。然余不願苦彼也。談有頃。卡脫告辭登車。授溪克以行止之程。及抵第二十三街止車叢中。適對邦塞斐尼亞渡屋。則卡脫已不在車中矣。蓋名探之行。奇絕不使人知。卡脫雖預定停車之處。而已則早已脫身。溪克尙未能知。況他人乎。在第二十四街附近。有破陋屋一所。卡脫以爲屋雖破陋。狀若無居人。然其百葉窗自內閉。而前後二門。下門上鑰。不應外形如此。內容若彼。一經名探之矚目。自有罅漏可尋也。乃自語曰。此即七百八十一號屋也。爲余前僕韋廉開探之居處。余適有事。籍爲將伯之呼。似可相助爲理。猶憶三月前偶閱報。報中論及開探不慮其爲用於今日也。足彰吾探之特色。蓋世間無論何事。見識或大或小。用之得宜。胥有其價值也。周觀比屋。見門前有木階。登而上之。求入屋之路。忽又覩屋後牆脚。有窄窗焉。爲蔓草所蔽。窗之玻璃。破碎

似久不修。觀此可知室內之人。以窗爲蔓草所蔽。且窗孔亦頗小。可恃以無慮也。於是卡脫復細視窗孔。去外衣。匿草中。伏縮其體。探身而入。蓋卡脫體本堅實。絕不笨重。一霎時。竟入窖中。乃注意尋覓正屋。中有階級數層。與上通。上面以活板掩蓋。開閉悉由之。卡脫如以力抵之。則破之亦頗易。易微聞上而人聲略近。然極彷彿。不辨其究在何處。乃屏氣而聽。漸知其爲三人。語聲一係女。而所言終不可聞。乃由活板隙。鑽一小洞。窺之。見有二室。室內燈光熒熒。遂悟天時必已黑暗矣。念彼相談頗密切。斷不料有人竊聽也。況時已不早。而又匿跡於人不能見之處。卡脫以爲第一要領。須得開探之行動。蓋開探曾充洛及克家傭。僅二閱月。二月中並無可責備處。卡脫以爲欲詳訪此事之原因。與夫此事之相聯屬者。惟此人也。故細心竊聽之。曾不稍懈。久而不能有所聞。遂思啓活板而上。以屋之形勢度之。活板以上。必係廚房。

遂自袋中取刀挖門。未幾。活板砦然開。向上推之。覺頗凝重。察其上。置有椅焉。然此事於卡脫不甚措意。輕輕移去。及入室。則果一廚房。器用頗周備。迺與屋外之破落異。灶中尚有餘火。桌上杯盆亦未經收拾。知數人方共食。卡脫至此。聞次室中之語。清於窖中多矣。趨近門側。自鎖口窺之。不禁大詫。見室不甚廣。三人方聚語。桌上置一大保險燈。壁間懸掛照畫。什物率粗陋。環桌而坐者。二男一女。其一係畢耳。其一即開探。女則盛裝。露纖白之手。以金鋼鑽爲飾。光彩閃爍。用指微擊桌面。低聲而語。審聽之。似稱土蘭梅美林名者。較清晰可辨。餘皆不能聞。時女適一轉首。燈光射其面。卡脫乃見之。驚奇異常。伊何人。蓋即女伴歇德慕也。

三 僑裝

噫。彼一少女。何故在此僻屋。與畢耳及其叔之黜僕爲伴哉。忽聞開探曰。密

斯歇德慕爾決無疑意乎。女驚四顧曰：止。母呼我名。如必欲呼者，則請呼余爲美利白耶。蓋恐人知余之來此。余將殆矣。畢耳粗聲攪言曰：是毋庸慮。人亦何從知。已而作啞啞笑，出巨手向歇德慕而撫其指上之金鋼鑽，繼以手就舌舐之。歇德慕頰頰縮手，含怒容。畢耳曰：何必爾爾。余非欲抹去其光焰，特欲一味其是否有鑿耳。然此本無當於實事。余性本不涉閒情。惟余既擔承，則當如何。諒爾亦知之。歇德慕因出皮面簿一本，授開探曰：此值銀一千元，可供使用。畢耳展顏奪其簿，曰：是最佳。余請爲收掌。翻閱之，得銀票十張，每張計百元。於是撕下五張，以與開探。餘五張，撕之藏入己袋。以空簿還歇德慕。歇德慕側目謂畢耳曰：慎守之。卡脫因自思曰：歇德慕必厭畢耳，惟不知其何以與之偕。又聞歇德慕曰：昨午四句鐘，余適在百路林家中，得爾等信，邀余來此。謂知余表妹美林之蹤跡，且囑余携銀千元，以便使用。余始則

頗滋疑。開探攪言曰。爾必三思者。曰然。惟余表叔洛及克屢欲令警察署辦之。畢耳又攪言曰。若然。則誠大愚哉。將空自勞力。而無補於實際矣。歇德慕曰。余曾商之叔。不若遵信中所云一試。姑勿報告警察。警蒙見允。余遂携銀乘第二十三號街電車至此。俟人之導余也。畢耳笑曰。誠不謬。余即導爾者。余已導爾至其地矣。歇德慕止之曰。然則爾等將作何計。爾等究於美林何知。余初不意開探之亦在此也。開探笑答曰。余有可疑之處耳。然余必探得其下落。美林誠可親。余雖爲彼傭。常得其善待。卡脫竊聽良久。自思曰。此何意哉。繼又聞畢耳謂歇德慕曰。爾既來此。當屈留此數日。俟余等妥辦事之究竟。然余等非得銀萬元。則不以美林之踪跡明告。既告矣。非更得銀萬元。亦不指出誘之遁者。係何人。爾知之否乎。歇德慕曰。然是固信中所言。余叔亦心願者。開探遂曰。誠然。爾必居此。俟余等指示爾表妹之行踪。蓋懼漏洩。

也。彼挈爾表妹遁之人。固險猾之尤。歎德慕忿然曰。然則爾已知余表妹所在矣。開探自知失言。急白曰。否。否。余以意度之耳。蓋彼挈美林登車時。余粗見其形狀。今若與之遇。定能識之耳。卡脫因竊自語曰。然則此緣汽車。果於此案有涉。余意固不謬。忽聞厨房外有人叩門聲。乃急潛身火食間。將門半掩。見開探自內出。而啓外門而入者。則見一年老醜婦也。轉身閉門。若頗愼密者。已。以晚報授開探。開探因趨桌上。燈光讀。時通客堂之門緊閉。開探讀移時。四顧指報謂老婦曰。母親倍乃德乎。母使室中女知。老婦曰。是何待言。假令知之。豈非空費一番心血乎。蓋彼如知美林已死。則爾與余子畢耳之。二萬元將烏從得耶。爾勿過慮。余非愚者。余兒在室中乎。曰。然。老婦低聲笑向開探曰。試思余兒如能偶室中之女。則余心亦慰矣。言已。俯仰其首而笑。大開其口。見齒已落盡。卡脫竊睹其狀。恨不能遽扼其喉而斃之。知倍乃德。